# 陭堂摘稾

# 陭堂摘稾卷之五

## 序

### 送韓鎮伯尹晋江序

余讀齊魯遺書覩孔氏門人學成行脩出而試一邑者衆矣夫子盖屢歎之至如宓子單父言偃武城其施為先後與所共載而嚴事之者欝然三代遺風也彼其於夫子之道信然後試未能信則不仕冝其治效純懿卓絶若是豈與夫隨世以取功名者同日語哉漢以後乃著循吏

觀其條章趣舍先教化後刑法號為廩廩德讓君子彼淵源所自固已異於諸子矣然數百年間亦僅僅數人又何尠絶也其他則以材武辦治勝矣迹其行事非不赫然震動顧不得與循吏同冪而並述所述獨皆斤斤溫厚初無駁異炫燿之觀而當時聲聞亦頗居鷹擊毛摯之後獨其所治民生則愛戴之若父母歿而子孫奉嘗無異祖考斯其所存與當時赫赫名餘流高下何如哉聖學湮絶人以質性所近為治實勝

者黠黠矯厲者高騫獨辯治者得之是以仲尼之門羞稱功利君子不鶩華而遺實先巳而後民故曰奉法循理亦可以為治彼硜硜者亦何以哉韓子者越人也博聞而才以諸生薦上禮部禮部上之天子擢甲等未幾除晉江令暨行其友安次許子謂之曰子韓子夫士窮年學有不願一施於用以信其志乎施用矣有不願利澤其民乎然而純懿卓絕之不少槩見何也豈非聱利之說有以汩亂其始志而出入或悖所

開歟且韓子嚮所誦說以試有司者固夫子之道也生平扼腕感慨談說竊比儗之者視前諸子何如也夫須而不規規而不以其卓然純懿損友也峻法亟征束濕其民者俗吏也遺遠而務近服華而捐實便已以厲人淺人也僕游韓子舊矣竊不敢以損友自與知韓子之絕於斯二者遠矣韓子果行所學哉與韓子舉禮部者三百人同試政夏官者三十有七人及韓子選於天官者十有二人以事歸者三人餞而送之

者二十有二人而予當爲韓子贈言云

送廣信趙使君入

覲序

昔在有漢褒顯良吏風示好尚以寧民萌施德美良史紀之然大要有二儒者以文飾治而開敏傳達之士以武破姦二者更相禪不能廢也渤海潁川設條教畊桒爲師長保伍率先孝弟孳孳務民和而趙張三王忠信爲質行以果毅用能摧剛爲柔易棼以理盜賊衰息稱肅清焉

要在施當其達治一也余以司空屬秪役于信獲見于其守江陵趙君温然退讓君子也退而竊聞其政固務興化先官師勸行敦本不肅而成大氐緣被儒雅矣斯所謂以文治者耶信之屬縣故多陶諸爲陶者五方之民流徙雜居輕剽易動今年春一穀不熟而窶民沮亂連嘯五剽賊三老毗梁讙譁君以爲民非必皆亂也顧階不可漸于是設購賞令相捕贖文告既行單車躡其後猝不意太守至群黨頓首呼服君乃

洒刷迫從戮渠率一日而四境晏謐可謂有破姦之能矣夫臨大事決衆疑卒然行之抵姦萌已厲階功績甚盛與古争烈非素有其質烏能襲取之乎君以甲科爲郎擢御史以直言觸權貴人斥不得陪外庭論議迴翔尉守間益堅不悔斯可謂忠信果毅有諸中者哉　國家舉周典大計群吏殿最以爲升黜方伯守宰咸上計簿考功乃十月君赴尚書期且上三年最　天子囙嘗知君名又且用漢故事留備九卿不遣

信之吏民恐不復望見君左驂矣弋陽令祝繼倫請余言之爲祖道贈云

送弋陽祝明府入覲序

余少時聞宗老言正德初詔以孝宗皇帝湛恩豊功穹窿衍溢鴻休巍巍與虞書所載雅頌所詠歌條貫靡不一其令史官重記着四嶽群牧詳延方聞耆博之士蒐郡國逸遺爲實錄以上而浙江東南都會也號稱文獻之府實惟我從祖刑部府君及同郡故叅政鹽官祝公典其

事二公故同年進士於是又推高道藝為通家云其後二十年余領鄉貢與計吏偕上春官識叅政君之從子今弋陽尹師聖于衛河舟中恢鄜人也既試見弋陽之兄今繁昌尹於長安客舍其後十年余為泰安 覲京師見駕部君明年喪先君持服家居而大儫君來弔咸弋陽諸昆也今年予以司空屬使信州弋陽信之屬也盖朝夕見焉嗟夫自刑部至于予三十年而予始承先人緒餘得列衣冠與君之兄弟相周旋

東西南北時時邂會也丙戌至今又十五年而始復與弋陽君合然予濩落於世汨没無所聞日月則道矣而道猶是也豈不悲哉君為人強直而斂其為教苟宜於民雖上忤不顧其於人苟於已直雖衆不撓可謂諒毅君子不隊其家矣雖然祝予奚以有是哉語曰斯焉取斯夫求珪璧璋琥者必崑山之圃梗楠豫章明堂大廈之用於鄧林之埜夜光火齊珊瑚之直大貝車渠於滄漭之池鏌邪龍淵於于粤之冶夫物固

有生也惟於人也亦然質信守禮則鄒魯之鄉閎畧辯智魁儁瓌怪則燕齊之士慷慨徼功務奇則六郡良家之子清通秀朗虚玄簡遠則王謝之門迹君先世父兄師友淵源漸被不既深乎然則君之爲政可知也十月既望君將朝京師夫朝者述職君嫌於伐也予既美其爲政爰本先世爲辭以述之若通家之義云爾

送南濱先生守衡州序

甲辰歲海虞馮公自工部屯田郎中爲衡州守

孟夏朔日出京師南入楚當是時省寺臺郎以
久次補外資伐深者六七年少者或四三年弍
都持憲領郡矣過此見謂留滯而公在工曹獨
久或在或請告積十餘年故議者謂公不當徒
為郡衡陽南在數千里外公賢者不宜遠去僕
謂不然　國家監古興理務安利天下推擇守
長以師率民萌固當視其賢不當問伐閱久近
苟以塞爭者之口而猥順士大夫之心也往間
弘治間京朝諸郎官或白首不得一郡郡以上

遷代皆以九載當此之時號稱又安其後稍毁
驚進取而吏治亦頗趨文具師爲翕赫可喜之
聲而簡於情實後來者愈益喜事矣此豈非今
所謂才敏而給於用者乎然非所以養恵困窮
之意也荊湘以南蓋多事矣此歳再大供億因
之以工築采伐牽輓勞者不止呻者不起重痛
累頤若斯之亟也　天子加閔固欲得長厚静
慮之士通經術有志行更嘗持重者要以撫循
嫗育爲本時視所勤順流不擾選而舉公顧不

重哉公治三傳射策甲科用經行為博士轉郎署脩潔醞藉有儒者之度博聞辯知有登高能賦之美寛博樂易有退讓君子之風任冗曹未有以驗白其能吾乃今見公之果於施用爾昔董子公孫子傳經緣吏而良史稱首惟天子問治郡之不進者亦曰以春秋對毋以縱横明經術之通務也　上方垂意化源右察二千石治效公第行今召公矣

諭塾編一卷督學葉公所輯以諭塾童子童子師者自學廢閭黨庠術之教不興慈讓恭敬端睦孝弟之風希鈌寡絕吏治迂濶其事苟以為聲名不聞有所勸觿而篤行之夫仁義陵遲刑辟孳多斷僇日有而罣誤不止靡靡之風熾獷詐之偕成非獨其情之樂禍害惡安利也孩稺所習耳目所聞覩漸摩使之然也夫粤鑄燕函秦之廬胡之弓車豈獨其土性良哉幼而習之壯而衣食之雖欲不良為之不可得已夫人之

為善惡者亦若是爾在所常習而已鄙諺有之揉桑自小然則童子之教豈細故哉豈細故哉夫惟暗於深微可以語昭曠三復公之編予為顏忸怩不寧審已之治其能達于斯乎愚聊以著其大都云爾

送仁和王侯擢廷平序

惟　皇監古作乂悊民惟刑並建司寇廷尉分掌邦憲司寇既率其屬以聽萬民之訟奏當且上則移於廷尉使平亭之協於法比故廷尉

天子之重寄也其屬正與平實司讞焉司寇之所入死比也苟不麗於法則䟽其生故以反於司寇之吏不得則再讞再卻至於數反猶不已求得其情也司寇之所與生比也苟不厭其情則抉其隱遺以反於司寇之吏不得則再讞再卻以至於數反不已求不詭於法也皆得然後以白於廷尉上之　天子報論焉則正與平廷尉之重也斯其選豈不難哉嘉靖辛亥仁和王侯以文無害擢為大理評事所謂廷尉平者也

驛書至談者以謂侯行能高操履潔白令政且成而入為王官宜其在論議司察之任得以言天下之事而顧獨為法吏乎予聞之曰不然先王之於民茂正其德利用厚生其始未嘗不為之坊幅也而末流稍爹溢焉故誘進之以禮義而勸率之以刑法斯懸衡之勢已而亦奚緩乎且民之多辟久矣方茲綜名糾慝庶事蕃滋爰書傳鞫讞敗興焉君子之所宜盡心也故刑罰中則可以道迎善氣與理裨化息洮嚚之風逐

淳樸之俗治忽之幾間不容息夫得以職事與六卿爭可否為天下召和養民若斯平之所為重也而顧以為不足所耶王君資誠愨無機事其為政嚴而不苛慈惠而有斷再試邑不三年擢去吾固謂侯之賢有以勝此也若夫計華散丙劇易以專巳炫俗者豈侯之心哉侯且行邑人送於郊皆有言也予綴末行得以所聞為祖道先云

贈泰山守趙侯壽序

泰山五嶽之首也古之言登封交於神明而得壽考者獨泰山為盛故金繩玉檢之事登霞倒景之說自晩周以來方士爭言之至於今不絕吏其土者非獨其山川土田林壑觀游之美足以怡悅耳目溢滌神慮而迂詭瓌恠之語殊絕尤異之迹日聞而習道之洋洋若可信云予去泰安且二十年而夠生來言今趙侯之治曰侯先儒而務敎肅祇明神而子愛萌庶有愛侯者願其久也今玆仲冬某日寔其誕辰諸生之得

接於侯者頌之無不言久生之道者弘文歸將有祝焉先生其何以華教之予曰吾未接於侯安察其治又烏能言壽雖然必以而鄉恠迂之說為侯祝則吾不能知矣吾請以泰山明之夫泰山東方之山生物之始也有王者作必告代祈永命而世或托以言長生久視者謂其秉生氣哉生者仁道孔子曰仁者壽夫山以生物而久人以生人而壽斯亦氣之所為哉予謂趙侯信能盡其仁之術則雖謂如山石可也至於燕

齊扼腕之談吾烏能知之吾烏能知之前泰山

主人許應元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昔鮑司隸宣與其內子少君齊德比義並抗高節宣既盡忠漢室新莽甚而戕之少君獨壽考無恙親見其子孫游陟顯列二史詳錄貞臣而復褒述列女示風尚焉敬姜陳勞逸之戒舉先王之典仲尼歎之丘明紀焉曲而不黷夫閨闥之行非治亂之途也閫中之語非法紀之守也

而皆在於國史豈徒寵其世及而慭置其誥言哉抑亦明乎得失之故昭天道察人事迹福善害盈之軌見履信思順之終吉也應元竊觀我明先正忠烈孫公之事與其夫人之兢兢未嘗不歎天命之不僭云方公之罵賊請詔義形於色躬蹈白刃辭氣不撓豈嘗計奉嘗於百祀流慶於來裔哉及夫人忼慨雪涕遣亂奔難三丈夫子同心赴讐不避湯火方是時毋子共慮不與賊俱生亦安望維祺之壽百禄之

荷也不三十年而孫氏之興赫乎盛矣豈非天乎嘉靖辛亥太夫人年九十矣視聽知慮如壯盛時三子咸以儒顯致位大臣忠孝正直之節文武訓辭之美播在表著諸孫皆明經飭行三策名薦書一裒然首舉當此之時志節之士無不扼腕稱忠臣之遺烈近也天與人蓋若相接施畀速於響應徵顯白於質劑豈或然之數哉六月廿有二日屆於誕辰自天子之三公卿士列侯勳伯賀者車數拾百乘搢紳之彥婚姻

之懿閭里溢閈不可勝記三君旣肅客辭曰雁
鑾蓋久太夫人及不肖孤等未嘗一日忘雖上
客有命不敢以聞太夫人客曰雖然願以謁也
三君敬白客語太夫人愀然曰嗟乎豈始願所
及哉先公之忠登於策書載在銘府是之謂壽
吾旣不能從先公而追於耄老若等多祿吾方
日夜㦬懼而客顧以賀我為且非先公遺無以
有今日先公之不幸而吾且以為福乎於是三
君頓首曰固堪等之心也出謹謝客入率婦子

卷韝鞠跽上康壽觴大夫人舉之為一笑曰此無吾以泰京師聞之莫不賢太夫人而大三君之孝樂觀於禮文之盛而嘉三事大夫好善之誠也夫鮑子都之倉卒非若忠烈公之炳奕也公父文伯非如三君之賢於以儷太夫人於二毋不猶進乎三君者長君都督仲君尚寶卿季君以宗伯俱有重名而宗伯君學為士師法道為國輝光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當軸處中以禔福元元為社稷鎮於是益錫太夫人以難老而

中亂祈於求固也天篤之矣

贈汪白埜先生序

韓子嘗稱使古豪傑之士與今之進取者兢於蒙昧之中必將懷慙不進即進必且見辱吾恒悲其語嗟夫士之服膺道術窮困沒身不悔務合符於曩哲豈誠與世殊趨哉其始非不欲效之於尺寸而稍隕落衰遲也品式條章所以求才實也顧獨溺於琨閟特傑之士古今同患豈少乎哉未暇遠舉姑以所知三四十年之間數

百里之內有豪傑之稱而闊落於時者如郡人沈宣明德張傑子興吳蔡羽九逵王寵履吉文壁徵明是五子者皆負特達之器絕異之能然而名不綴於甲科秩不登下士時逝歲暮以貢入官高得翰林掌故下乃郡文學耳獨張先生用鄉舉擢饒縣令此寧脩未洽而知不贍邪意亦罕漫於當年或有施於來世云爾吾郡汪仲蘇子卿者與五子而六者也汪子之聞於江南三十年矣若其博見強志辯章舊聞有良史綜

述之能因事造端比物連類有詩人風興之美蓋將追逐往古與之爭勝至廼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忘其身之賤貧而振人於急患者數矣斯其人豈徒區區守一藝者乎以彼其材使得在交戟之中進參風議之賢退就展錯之列必有以驗白於世不没没也而亦以學生高等貢於有司仕纔得京學訓導躡足儔伍之中低首歛氣日為諸生視課業耳又暇則閉門為書謳吟於敗素蠹簡用以費日悲夫然汪子顧嘗以為京

師率先天下而覺序之禮乃後於下國至乃夫子曠廟不祀先烈泯而無聲非令甲意於是列上其事而師弟子得以二仲舍菜于先師昉置名宦鄉賢兩祠皆發於汪子也又以漢都關中有三輔決錄東京以後則傳洛陽先賢燕之為都舊矣而志述缺遺世家無紀因欯網羅放失纘繼前聞成一家言嗚呼壯矣彼且悲其志之不就奚暇他恤哉余與汪子游處久悲其道莫有知之者知之者或又處下無能薦援之而旣

老矣嗟乎固當果期來世哉學生趙符庚曰子汪子曰耀熒熒之觀者闇焯爍之照羣童豎之議者遺大人之守徇當年之榮者闕永終之譽斯先生所謂乎予曰其然子姑以諗於子汪子

## 山東武舉鄉試序

嘉靖甲午山東舉令甲試武士壬寅試騎射令於司正曰馬不中馳徼以詭遇中不四矢者退無辱再試蓋去者半留者半乙巳試步射令於司正曰容體不正不以其鵠中不二矢者退無

辱三試盖去者什七戊申試論策令於司試曰所不程於先王之言險譎傾軋剿說襲詞誑籥趣利者不在此選也盖僅得十八人云咸儁也甲寅宴將升於夏官余乃言曰嗟爾十有八人衛長貳千夫長百夫長門子士咸茲罔或弗聽吾其肆戒汝古語有之冬則資絺夏則資皮此言先事蓄危所以族時盖聖人炳於先幾明者圖於不見是故聞鍾石則思武封疆之臣聞鼓鞞則思將帥之臣夫無四方之憂而豫凶事必

序撰之警而戒城守豈過計哉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斯豈非聖人疆理域中治內攘外之宏軌乎而二三子者由此其選也可不慎諸可不慎諸且 天子立極夏官司馬佐平邦國內有府兵團營以控制四方外則撫鎮藩衛以屏蔽甸域虎賁之臣牙爪之士嶽峙林立雲滃羽湊斯天下之才已顧猶孜孜博求庶寮世德紈綺之子閭閻楑滇之夫此其意豈徒為具乎哉兎罝稱赳赳武夫六月

美文武吉甫周頌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夫文武也者全才也懿德其基哉是故朕心之選而　天子所汲汲求以為豫者也吾觀二三子之試也騰踔超乘視不及諦挾不及个然而無虛矢焉斯一夫之技也正物適次乃決乃遂颯發羽飲巧力至焉斯男子之事也近乎武矣攄猷撰策畢往酌來浩乎泉湧砉乎霆擊馳騁翕張出覇入王備矣斯學士之能也可謂文也已矣斯所謂才者非耶夫誠以才求則二

三子者其選也吾將責二三子以懿德夫射也者亦有臣失其臣鵠子失其子鵠若乎夫論築也者亦有靜言庸違者乎夫始挾是以來也亦有媒進徼利庶幾高秩者乎有之皆為有司憂且以負 聖天子孜孜旁求之意甚罪二三子尚克念戒之毋忸日者反側豺伏黠虜豕突鄙塞之事豈特幾微乎二三子之進有能奮義礪仁褎然首舉外以敵愾寧宇而內以為腹心蓋庶幾懿德之選已烏乎余亦有靈寵哉

昆丘獻壽圖序

山經稱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里其上木禾玉檻醴泉瑤池蓋群仙之所嬉蔭而西王母都之儒者放之而不言也然好事者益傳以穆天子武帝方朔之事交玉帛獻錦組飲食歌謠焉豈誠有其人乎若夫至治之世大順之門慈孝肅雝恬澹怡愉積為大和壽考維祺 天子褒之錫徽嘉之稱子姓蕃多建元永之緒豈非所謂吉祥善事而大道之符歟假令世誠有如山經所

陳惟迂之事亦豈以易此哉某爲水部郎事今
宮保尚書富順甘公公嘗召某語之曰若知吾
母太夫人之賢乎太夫人趙氏予之繼母也予
五齡背所恃太夫人字而成之而予不自知非
太夫人產也太夫人生四子及伯兄而六太夫
人一視之曰伯則既立矣而五稚也必援之儒
於是某幸以甲科事今　皇帝列爲九卿階二
品　錫母命稱太夫人季子嘉霖化縣咸鄉舉
而嘉霖爲御史大夫屬太夫人教也今年秋八

月五日太夫人壽七十矣予與季歲時西南拜
而不得奉一觴以前也太夫人則時時書戒曰
必無予思而兄弟之留居者孝且而義寧得顧
私家耶太夫人有孫十五人曾孫五人含飴弄
憙載色載康此修者至邪亦有萃於蒼蒼者邪
恭再拜賀曰公殆所謂人瑞者非歟夫傳述六
順是謂貞符而前史之志與廢惟女德為淲淲
大哉有家之懿善慶之源此寧可幸而覬者邪
昔者湛毋賢矣而非繼為易祥覽孝友矣而慈

乾是悠然循奕世孕賢施及耳昆彼豈天之私褆哉惟德義之爲瑞也而史不言其壽今太夫人一德靚愻順而有常含弘以方恭儉惠良公既承之孝友光明令聞令望載緝彌光豈翁君子福履是將百歲彌昌假令誠有崑丘仙人亦奚以易此哉亦奚以易此哉是時有獻斯圖者而某序之

# 荷堂摘藁卷之六

## 序

### 蒼梧軍門志序

少司馬括蒼應公著軍門志成授應元曰子爲我叙其意應元既辭不文不可則受而卒業歎曰嗚呼意遠矣而何其憂之深也今天下言夷狄之患者北則胡南則有兩粤之夷然而胡之情在目睫之前而其備常在千里之外粤之形在萬里之外而其患乃在蕭墻之內也何者胡

人所居絕遠其欲入寇中國卒行空虛之地數百千里然後乃抵塞下候望誠謹則可以知其聲鄉而爲備故曰在千里之外當路塞去纖郡遠者數百里近乃一二日耳羽書可旦夕達也故蜀者常得以天下之力而備胡故曰在目睫之前也夫兩粤者絕南裔夷之交也山海谿峒之蠻與諸郡形錯壤接並耕而爭食之保固恣睢不狎話言苟得而已不顧死亡自昔上仁之所不懷而疆武之所不讋也獸集鳥散亭隧南

塞之所不得施甲楯劒矢之所不猝備也而粵之民無歲無夷寇之駴矣然而天下知胡害而未睹粵憂者胡近而粵遠故曰其形在萬里之外而患乃在蕭墻之内也夫粵之夷非能爲中國害也然一日不備則嶺海震蕩　憲祖𥈻其然故開府建節宿重兵於蒼梧授大臣以不禦之柄爲萬世規深遠然後石畫之老屢建夫誅討之勳薦紳大夫攄鈞深致遠之慮鷹揚瓜牙之士効執訊獲醜之力士馬甲兵之盛燀赫乎

遠方技擊蹶張之用便習於士伍志之所云亦信矣然公顧且以爲憂者何也嗟乎是廼公之所以爲憂者也先王之致武也囿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夫粵之用兵亟矣粵人之力罷久矣侵盜之虞有迫而師旅之奉無緩斯坐敝之形也詩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夫旗章之盛委翳之重可以爲寵已而君子以爲憂也憂故慮詳慮詳故事譱事譱則旰燕豫旰燕豫則武節奮此勝筭也故公再克敵而

民不知嗟夫心之疚矣瘁豈顧問哉然是則奚用志也傳有之曰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夫司馬揖讓之法存而三代仁義之師循少概見於後世牧民形勢乘馬之篇著則攘夷之功春秋有紀焉况夫盛時之所以始憂勤而終逸樂者乎胡可廢也胡可缺也廢且缺者衆其歸至於萬物不遂而四夷交侵故先王重之然則公之急於志也者其又惡夫缺也哉嗚呼意蓋遠矣

送敬所王先生赴廣東少叅序

予嘗以謂道術之分也固者以說溺經而華者以辯破義尋錮黨伐之俗成餉飣離析之患作棼然爭乎同異之辯而後功能之說得以抵巇售其便便巧之用利一切之效速而後真儒之澤鬱滯不得施用蓋學者好不相悅而務相勝之過也昔者夫子修六學以待來辟有意乎後世欲用其所未試其後天下爭於戰陳六籍廢闕七十子之響既絕而晚周之末猶有子游氏

之儒子夏氏之儒漆雕氏之儒然亦並見詆訾云或曰三子學為未得夫子意邪詆者非也曰是末師之失也偃試小邑即務用禮樂商居西河西河之人疑於夫子使漆雕開仕對以未信若是其懿也豈與夫譁衆取寵務趨合於亂國苟以徼利撓世為哉然而去之彌遠其失彌甚則有離逖本真舛馳末偽安其所已知毀所未見於是辯說鬨於鬬訟攻難急於操戈啓異說之塗而立之幟閱同氣於墻而不顧其外侮于

時法吏為師學士寢絀有反雜之目被愚誣之譏迄於暴秦乃有儒禍則是好不相說而務相勝之罪也宋之末造朱陸之門人不能觀乎兩師之深更是所聞轉相姍議同德比義之規滋缺尊己耀俗之風尤熾天下交鶩於雅辭矩步而力行衰微矣故至乎元而儒之卑已甚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友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學以師於子彼其視日猶不給也而暇捷

捷佔佔爲乎癸丑六月被命入粤副外臺之遣是時王先生新甫爲臺僉董學官時時論學也以予之言爲然新甫曰有能紹明洙泗之絶業振二李之餘散總方畧揔知行進則仁者之效用著退則先儒之典刑具若是者吾願爲之執鞭盖謂陽明先生云他日盡以所得先生之書視予又論著朱子陸子原本所以不異予於是乃有意陽明之學明年春新甫拜廣東布政使司叅議暨行謂應元曰予無意規我哉應元進

曰予王子吾何以規子夫學患弗能行行之患弗用也今吾子學不詭於道措注不違其言可謂行矣教於西粵西粵之人士奮里俗遷改可謂用矣夫兩粵固陽明子之所施用地也子東矣姑終子之緒異日者有謂繼先生而起著儒者之效于兹使功能之士弭口不得關其說果然必子也新甫起拜曰非吾任也雖然子有言敢不終業遂行

## 近山詩卷序

昔謝安石高詠東山負公輔之望未有應世意也其後出受朝寄夷寇寧人而東山之志終始不渝夫丘壑盤游之樂果可以弘贍世之量而乘軒鼎食固不能奪岩棲谷飲之好哉君子以道忘我而不以己徇物忘我故合宮之於空同勛華之與巢父其致一也徇物則雖遺世高蹈窮幽極深躋遼廓凌絕陘遠迹五嶽抗情浮雲猶之刓精敝形追啙而逐欲又况馳騖於溷濁者乎大方伯近山傅公閩人也閩中山水之勝

擅於東南而鍾山爲最公之居在鍾山之陽烟霏旦開青嶂夕横步武尋塁秀色可攬盖不出户而在巖崟窔篠之間也公蚤年樂之偃仰室中卧游飲水而覃其志於典籍發爲文章與山爭高公之言曰吾誠樂是山而吾未始有是山也雖吾他日或之四方吾胷中無是山哉吾日對之而未始有是山或之四方而未始無是山培塿嵩華也奚必遠故自命曰近山云他日仕於　朝爲執法以風槩聞乎中都聲動齊魯河

洛之間進爲岳牧化洽乎粤人言議措縱靖三吳之難而公未始有其勞也顧時時與士大夫諷詠舊山之勝悠然意在東冶九僊之外於乎公兾所謂忘我於道而弗徇夫物者非耶以此懸衡天下乂寧區域安石東山信何如也近山詠自方君棻而下凡若干人應元忝私於公久故序焉

當湖趙先生八十壽序

當湖先生謝承宣之政居東海之濱紛華不入

其心久幽不改其操行年八十而有嬰兒之色淇季子廉訪君子衡隨踵高蹈遺榮養志士大夫望而慕之以比大傳廣少傅受焉前年孫秩今年仲子偁郡國比推上經術行業仍三世相指授時又以比向龔軾轍先生如不聞也者顧獨時時與子姓含嚅至道發爲文章歌誦若出金石聲滿天地當此之時蓋不知天下之爲大而遽廬之小千世之爲久而目睫之近也時又以爲真人道流神游八極之表者也而往賀焉

先生辭焉曰客奚為賀吾曩官禁省職諷議在日月之側處傾危之間直已正辭庶幾乎致主蹇然不知躬之為我有豈自知有耋期之算哉既聖主中興群才投職方是時人人自以得上意熙帝功縮取卿相而表樹聲烈吾不此之能而退求吾志日與二三子俛焉孳孳庶有合乎聖人之道持是以終樂吾生也畢矣吾方聵然懼日之逝而不知老之及也客奚賀焉應元聞之竊歎曰大哉淵懿乎先生之言也允是志

其不合於道者幾希矣是且行與聖哲同規聲與天地同久彼區區所陳殆晉人之一吷哉且夫子持是以游宇宙之内不隕不詘與道俱出無慕無怵與信俱入萬物不能奸其志修短不能易其慮宜其於客之言未數數也雖然其神全矣物莫能夭閼之矣持是以游宇宙之内百年奚足久也應元初成進士寔與子衡同年舉以通家子見先生京師方毅正直魁岸巨人也後二十年再見於錢塘清夷粹和蓋道德成矣

今不見者又三年矣他日得遂從先生游者願執鞭焉

童蒙山詩集序

自有詩歌以來垂三千年其爲變極矣而有弗可易者三曰性情體要爾雅也三者有缺其得爲詩乎哉夫詩之發乎情蓋非獨以道其歡忻怡愉悲憂竆獨之懷而洩隱伏底滯難言之思也抑又可以觀其人焉故徵言相感知愛惡之方因物造端見材知之美斯其可貴也至蕩者

爲之則流肆胷臆縱恣放紛湛欲迷方而不知反六詩義既懸殊體裁亦異故夫子云自衛反魯雅頌得所下逮騷經樂府之詞謠俗古今之變隨時閒作而氣格體裁區別岐分得之者方行失之者窘步莫可紊也已然拘者效之則形似有餘神理不足傳曰詩主文而譎諫其後詞人得其一槩亦以爲緣情靡麗故其爲道貴雅馴而賤麄鄙先典則而後流易修詞之方於是取裹及其末流則雕繪刻飾据擷藹華遞稟

本根若是乎詩道之難全也漢魏以下斯得失之林已然要以厚人倫美風俗是故先王以為教而世乃等之藝成謂於道無貴何哉蒙山童舜奎氏吳越間詩人也予始通籍時亟得與之游其論詩蓋與予合是時　上方興禮樂載登雍熙盛治而君為中書舍人侍從光寵親睹聖明制作閎業退而竊歎歌詠頌述有意吉甫穆如之作休沐間出行覽燕市中庶幾一遇樂生鄒子之倫瑰瑋卓詭之士譏刺卿弔漸離慷

慨與懐蹈厲悲壯矣晚浮沅湘逕吳會登降沿溯游行眺聽聡　帝都而懐舊俗佳賔懿舊髙會䁙飲清夷和厚之音作焉大氐有爲而爲與則温粹類乎其人者也予與君游三十年未老而衰其不能追逐於是審矣况求進於道哉讀君之集爲之歎息題其端而歸之詩總三百餘篇後之人有欲知蒙山君者觀於是可也

食品集序

食品集者中丞固安蘇公刻之以畀遼人者也

公之撫遂也敦本節用勸行敏業明孝弟貞順之教正喪紀婚姻之節家警侈佚人作廉隅而後飭群吏明庶功考圍校稽軍實殪戎醜綏附屬勲伐盛矣然猶昧旦丕顯曰兢兢講於乂民之政而下之諸司勸為之相如弗及焉此集不知輯者為誰而公有取之遂地郵民固公以其牿於聞見胥於避違也故欲布之人人使胥教誨以去其疵札夭昏而躋之於和平耇老嗚呼可謂仁哉先是乙卯秋胡人擁衆伺便塞下

畿輔震動遼師盡入衛公亦奉詔抵關候聲援虜窺隙蹈虛大入錦義事急甚公喻度數百里之外授策群校群校奉以有勇馳檄勞軍士無不奮臂爭首敵卒用留餘疲兵退數萬之虜當是時微公遼幾殆其後數月復大克獲胡亦益創矣夫虜患歲有而空邊實備內地後所纔奉所重去年之事誠不再之計也遼人豈及自以憂死不給豈望有功哉既卒獲而後知公之生我也遼人知公之生之而不知所以生之之不

在摧鋒破敵之時而在無事安養之日也夫正德厚生人畀而歲益之所以維其心而決其氣者固有日矣聞之他陲士或不足半菽而此餘粟穀婦人以尺布蓋形秣馬而此曳纁帛夫井食美衣無死亡之患遂人之所以德公也生於鋒鏑水火之中而患在美疹腊毒之內謹於虎豹螫蝨之禦而忽乎蜂蠆蒯芥之防凡民之情公之所以憂遂人也憂則慮廣慮廣故無遺纖細食異之戒提耳之教獨可少乎哉昔者周公

之相也戡禍亂成太平爰道郅隆然而品節之詳入於眇忽至乃芹茆蚳蚕之微醓鸛梅藙之用魚乙鱉醜之去牛庮鳥皫之察罔不示訓世儒或疑非周公書而不知蓋博取諸人用備王官一守誠慮患廣而爲防微也公治綱宏鉅條理栗密而皆出於學術即一 日當軸處中治平之業有豫矣然應元尤樂道是刻者謂公之道廣而其心無不在民也王充有言七月之詩小大教之人性不可恣故爾嗚呼是公之意也夫

是公之意也夫

譙峰胡先生壽序

恬愉無爲偃仰屈伸養形者之所務也曰可以久生可以盡年其言纚纚莫有窮也巳世之每生者好之治民祗懼無敢荒寧太史談所謂弊形者也而殷三宗以引其年二者安從吾從其著者耳夫三宗其遠者也曷著乎周以降昔者太公入齊接淅睞奕衛武抑抑莊敬恂慄北平博觀作漢程品屬國盡節萬里歸國此其人皆

聖智魁壘奇傳之士盡精當年耋期無倦其在前志彰明較著矣以此言之奚必誕漫放廢游方之外而後稱真延年哉夫數君子其遠者也曷不觀於胡公初余舉進士得從鄱陽胡先生游竊窺公誠信長者貌深厚眸子若懸星私心竦異焉而不敢狎也已而公官兵曹用才識卓異從大司馬逐虜上谷有功南使交趾進秩二千石爲　天子牧元元五嶺之外建議巡靖夷落底寧黎蒸不盡用老以去蓋仕二十年而兩

出徼塞足跡半天下霜雪瘴癘不能有侵於公顏益壯自余不見之日久矣今年仲子水部君奉使於杭幸數數就問起居狀年七十有三矣謂志慮觔力飲啖笑噱無異初覲四五十時也眉壽靡有害視前三數公何如哉以公之才力與其難老使不勇以退在耆老大夫之間出壯猷吐憤懣佐平南北危難當不與前史兢烈乎而獨使皓首彷徉於閭里何也然吾聞公歸之後與鄉先生及其弟馬湖太守君時時高會蹕

洛社香山之舊族人賓客相娛樂有廣受二大夫之風懼無有出而為人意今水部君㒸命闕下便道省覲因誕辰上康壽觴願為我聞尚有慰予娛令蘇卿終老爲國也

贈順天府醫學正科張君序

太史公述著積蓺植之事謂其人與千戶侯等謚之素封余始覩其言興焉夫誠有伏臘酺進之奉而無纓縶簿責之煩具顯敞沃鮮之美都巖處市隱之號豈不亦可欲哉然而既得於是

猶不能稅情於紱冕何也當其時天子旣常賜爵
又令入貲者得相鬻富民乘餘資益增鬻或至五
大夫於是高爵充閭左矣彼所謂等威章服王
者之器誠有可好者歟將飫其常習無所咀味
而外慕哉雖然推其實以佐公掇其華以為榮
不居其獲而名其名吾不知其不可也薦紳之
士出巖穴蓬藋之中去藜糗脫粟之奉不持一
資以縮取顯階彼自以行能有益於世要其極
實不讐一言然且月望而歲不足也曰吾誠得

行之吾施固不若是既乃出以埀槩逗以稛載者可勝道哉以彼槩此則雖出悃款之誠勤公上之費釋巷處之服被都邑之容帶素封之資襲九等之號曩以實往令以華來此其人相去宜有辯者也吾弟叔夏壻於張氏其翁慎軒君閎博多智積而好散之太史公所賢豪者也嘉靖壬辰冬十一月入貲百助 上工授順天府醫學正科余往與慎軒君遊其居脩脩其動囂囂慨乎無所多於世也其族誓閱群從蟬聯歲

時享會君升戢榆搏以相周旋心迹舒曠無素
諳賢勞而有華稱東方生曰避世何必深山之
中如君倘朔所稱陸沉者非耶或有待其撤以
歸者余因附言贈云